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
 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任嬰為詹事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與孝王朝
 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子
 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
 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世侯之約也上何以得擅
 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
 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諸侯請孝景三
 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嬰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嬰

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_上亦慙於是上曰天下

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漢乃拜嬰為大將

軍賜金千斤實嬰乃言表益樂布諸名將賢士在

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庶下軍吏過輒令財取

為用蘇林曰自令裁度取為用也金無入家右實嬰守滎陽監齊趙

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

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

侯莫敢與元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

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

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辭士說之

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

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

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

間處而不朝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是自明揚主上之

過有如兩宮整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整怒也毒蟲怒必整人又火名反則妻子

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

服虔曰劉舍也實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

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徐廣曰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牒反自喜

取多易張晏曰沾沾言目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憺也難以為相持重遂不

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三九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

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

如今人相號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

為士大夫為士大夫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蚡字般孟諸

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般孟中王太

后賢之徐廣曰即蚡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

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

後三年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

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

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館病

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

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

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

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

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

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

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眾

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又不能今以毀去

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

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

大三年七月

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滕制以興太平舉適諸實宗
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
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實太后太后好
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
貶道家言是以實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
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奪其政也實太后
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
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
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
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

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實太后崩必

相

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
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

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卓昭曰侵音侵短少也

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

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非痛折箠以禮誣之天下

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

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

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傳

曰官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

坐其六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太山有蓋縣樂安有益縣也南鄉自坐東鄉以

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治宅

甲諸第徐廣曰為諸弟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

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海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立

曲旃曲柄上曲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

不可勝數魏其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

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母默默

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子孟嘗為潁陰侯嬰

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

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子孟為

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侯司馬灌子孟年老潁

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

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

隨喪歸奮曰自奮奮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

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

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

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

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

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璧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
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色破灌
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
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
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
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
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
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
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
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

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
緡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
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
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
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
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
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
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

以倚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
為引重漢書曰相薦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異根

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

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灌夫既將軍

乃肯幸臨。沉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

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

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

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

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

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

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

夫人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

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郭徐廣曰：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

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

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

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空飲至夜，極驩而

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若

僕雖棄將軍，雖責，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

罵籍福。籍福、福惡兩人有怨，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

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

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

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

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

復求由武安由以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

當是三年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

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

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

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

賀魏其侯迺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

罪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却魏其曰事已解強

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厚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

也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也

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

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屬之

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臨汝侯孫名賢也

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

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

乃效女兒咕囁耳語韋昭曰咕囁附耳小語聲武安謂灌夫曰程李

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

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也灌夫曰今日

斬頭陷胃何知程本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

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

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藉福起為謝乘灌夫項

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藉福起為謝乘灌夫項

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

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

數系居室 以漢曰口官表居室 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

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

使賓客請莫能解 如漢曰為出資 武安吏皆為耳目諸

灌氏皆亡匿夫讒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

身為救灌夫夫入諫魏其曰當准將軍得罪丞相與

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

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

其家 晉曰曰恐其夫 竊出上書立刃口入具言灌夫醉飽

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

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天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

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

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

下幸而交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

宅蚡所愛倡優以巧匠之屬今如魏其灌夫日夜招

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

而俯畫地 張晏曰視天也三光也畫地知幸 倪兩宮間 徐廣曰

原音諸張晏曰曰大 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 張晏曰幸

與帝吉凶之期 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

馬立功也 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

上崩因憂難 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

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

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
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
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
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猶
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
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
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
時是魏其後不敢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
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為趣效轍
下駒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吾并斬若屬矣即罷朝

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
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
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右人邪此特帝在即
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
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
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上
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
何為首鼠兩出而覆書音義曰老秃翁言嬰死官韓御史良久
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何不自夫魏其毀君君
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

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愛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斷舌自殺令人毀君君亦毀之辟如賈似晏子爭言何其無大体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薄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離欺謾劫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且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漢書音義曰乃初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魏其亦非力悉

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患病不食

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

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蚘偽作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

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魏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建至也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

病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常物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

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蚘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

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蚘嬰死在蚘薨之前尚後云五年十二月報疑十二月當為二月邪案侯表蚘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元光九年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蚘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蚘薨在嬰死後

分元朔二年武安侯坐衣檐榆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

安國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徐廣曰建元二年武安侯

徐

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
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
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
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
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汝
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
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
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
責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

忠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卷四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以後徒睢
穎之間也

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

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

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

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

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

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

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

王徐廣曰景帝姑而泣曰何梁王為入子之孝為人臣之忠

平

夫為可惡者之矣然

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
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
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巨等
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
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果
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軍旗
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丑亞 徐廣曰侘區也
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
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
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

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
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
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
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
國坐法抵罪蒙蒙縣獄史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
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
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
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
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
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

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
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
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
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
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
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
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
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戕於皇
帝孰與太上皇帝及白皇帝之與臨江王
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

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大生
皇終不得制事居子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

一言過廢王臨江

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愛死

用宮垣

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

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

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統

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自夜涕

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

即晏駕馬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

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

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
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
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
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
都尉遷為大司農聞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
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
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
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也數為邊吏知胡事
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
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

奴負我馬之足懷禽獸之心徙遷鳥舉難得而制
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疆自上

古不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

其敝且疆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縞之縞尤薄衝風之

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

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

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

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

利陰使聶翁壹為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

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

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
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
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當
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二餘萬匿馬邑傍谷中
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廣曰驍
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也將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象矣
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為
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
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時
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

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
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軍數十萬伏馬邑
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
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
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
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
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
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
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
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適裨取辱耳徐廣

曰提一作祇也

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

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

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軍法語也

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

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

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自為馬邑

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

單丁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尉士

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

殺安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合而出於忠

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

梁舉壺遂城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

之唯天下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

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

如淳曰為天子道引而墮

足車破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

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

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

奴

徐廣曰元光六年也

出上谷破胡龍驤城將軍李廣為匈奴

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

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

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

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臣上
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
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
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
怒使使責讓國安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
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
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
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
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
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
之深中隱厚

徐廣曰云
廉正忠厚

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
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
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
 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
 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
 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
 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
 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
 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
 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吳楚軍時
 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

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類曰廣

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屬國公孫

昆邪昆音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

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

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

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

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

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

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

雕者也文類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

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

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

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

誘騎皆譙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

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

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

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今

皆下馬解鞬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

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鞬以示不走用堅其意

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

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鞵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父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無器受一斗畫其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

炊飯食夜擊持行各刀斗

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

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軍于素聞廣賢令
 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
 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廣詳死既其旁有一
 胡兒騎善馬善擊矟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二云也
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
 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
 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
 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
 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灌嬰之孫名強屏野居藍田南山
 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

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李將軍
 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
 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韓
 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
 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
 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
 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視之
 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間
 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
 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

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援辭如淳曰辭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密射酒以飲不勝者專以射為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一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

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

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義法得首者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

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

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立賢王將四萬騎圍

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

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

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天下如

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

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考都賦曰黃間機

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二六韜曰內堅敗強數人胡虜益解

敬用大黃連弩者昭曰角弩也黃而體大也

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益出廣下其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

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巫胡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

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今廣并於右

將軍軍

除廣曰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

出東道更道少回遠而大軍行

水草少其勢不屯行

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

廣自請曰臣部為

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從今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

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

太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

如傳曰數為匈奴所

收奇為不偶也

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

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

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

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

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

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道或失道

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

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古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

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餼遺廣因問廣食其失

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

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

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

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

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都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
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然不能復對刀筆之吏
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
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若將軍獨不更當死
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女子與韓
媯戲媯少不遜當戶擊媯媯走於是天子為之
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
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
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墾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
不封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

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西關內侯食邑
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
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
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
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
廣曰元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
六年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遂為
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
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
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

大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
至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
於祁連天山徐廣曰祁連山而使陵將其射步兵五千
大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
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
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
奴亦萬人且引且戰連關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
里匈奴遂挾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
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
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
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
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關下
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
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
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二十

匈奴其先祖夏之少昊之苗裔也曰淳維

淳維匈奴之祖也

唐虞以上有山一作山獫狁葷粥

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

蠻隨畜牧而轉徙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

則橐駝驢羸馱

馱徐廣曰馱狄駝馬

騊駼

徐廣曰似單騊駼徐廣曰

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

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

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

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

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

匈奴列傳

韋昭曰錡形似牙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道走苟利所在

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或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

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

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

而無姓字漢書曰單于姓彘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

曾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

王亶父徐廣曰公劉九世孫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

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豳夷民

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鄴鄴放

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三百

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

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用刑之

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圍寵姬褒姒

之故與申侯懇而與犬戎共攻殺幽王于利

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号曰麗戎遂取周之無獲而居于

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入周平

王去鄴鄠而東徙洛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

岐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

而齊釐公戰于齊郊素隱曰厘音其後四十四

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成桓公北伐山

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
王襄王奔於鄭之汜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
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
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盡之於是惠
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行人破
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陸
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
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與彭彭
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善之于
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逐戎狄誅子

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為強國

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圍洛之間徐廣曰圍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間

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

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獯之戎徐廣曰在天岐水獯音九

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馮翊烏氏徐廣曰在安定

胸衍之戎徐廣曰翟地胸音項于反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

有東胡山戎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

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

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

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鈞山名在雁門而破并代以臨胡貉

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
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
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
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
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昭王母亂有二子
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
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
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
城自代並音滂白浪反陰山下塞高闕為塞徐廣曰在朔方而置雲
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

信之歸而龍襄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

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曰造陽昭

曰地名在上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

距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

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

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

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丁並反戍以充之

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

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

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

匈奴單于漢書音義曰單于者音八之貌言其象天單于也曰頭曼韋昭曰音瞞頭曼不

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

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實復稍

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各冒頓後

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

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

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

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曰

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

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

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

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

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

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

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身殺單于頭曼

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

為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強盛聞冒

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故寶馬也勿與

大... 卷... 五...

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大慰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之諸言予

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後東擊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三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去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

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

曰音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

侯骨都異匈奴謂賢曰屠者一作謂故常以太子為

左屠者王自如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

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

乎衍氏呼衍氏下氏常與單于婚姻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

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

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

月氏氏羗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

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

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

長裨小王相封徐廣曰一作將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

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

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音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課校人

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

者車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

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

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

裘而無封樹喪服漢書音義曰名冢曰塚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

數十百人舉事而候星月八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

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
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
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
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
此服渾庾屈射丁靈焉昆新犁之國於是匈奴
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
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
言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
晉陽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
墮指者十二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

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勉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
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在廣平步兵
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
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
東方盡青駝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
乃使使開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
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
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
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
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

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
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
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
何陳稀友文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
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
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
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
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
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
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

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
諸將曰以高帝昏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
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
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
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
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
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
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
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
廣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

氏徐廣曰音反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

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

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

賢王使之西求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烏

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烏

孫呼揭音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

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

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

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

郎中係雲火胡反淺奉書請獻馬他一匹騎馬二匹

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

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漢書音

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

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

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

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雲淺遣朕書

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

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

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

臣等謹言匈奴之患久矣漢之待匈奴也未有以也今臣等謹言匈奴之患久矣漢之待匈奴也未有以也

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
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
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
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
約有信苟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
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徐廣曰一錦合袍各
本無袷字黃金飾具帶漢書音義曰
要中大帶黃金胥
一此余徐廣曰或
作比黃金飾具帶漢書音義曰
要中大帶黃金胥
一此余徐廣曰或作犀
而無一字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緋綠繒各四
十匹使中大天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
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

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
于閼氏使官者燕人中行說傳公主說不欲行漢
強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
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
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
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
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章昭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又
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
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
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醢
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跡記以計

漢見李曰胡
得胡兒語又
替胡兒罵漢
人

謀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
帝苛問匈奴次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
行詭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十牘及印封廣令廣
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
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
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
成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温厚肥美以
饋送飲食行成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
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
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以相保何以言

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

音義曰匈奴旌帳

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

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

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

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

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

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

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

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室

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

補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

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音謀利口也而佔佔昌占反冠固何

富言雖復著冠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

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增絮米藥令其量

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

備苦惡韋昭曰苦難也音若靡監之監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

徐黃曰蹂音而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

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

徐廣曰姓孫其子單于爲鮮笑白丁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

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

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

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

軍甯侯魏遼爲北地將軍陰慮侯周竈爲隴西將

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前將軍

大發車騎往擊胡徐廣曰內史欒布亦爲將軍單于留塞內月餘乃

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

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其至代郡葭

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

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

皇帝劫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

郎中韓遼遣朕馬二匹已至，苟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漢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闐然更始。徐廣曰：闐音掄，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成。使漢與匈奴鄰，鄰之國，勿

如度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秋襲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指往細故，俱蹈大道，隨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

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
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
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
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
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
日後元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
三年立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齊
軍臣單于立四歲
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各單于書
也孝文後六年匈奴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
奴入上郡雲中也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
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

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灃北棘門霸上以
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
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
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
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
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
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不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
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
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
奸音蘭干蘭犯禁出物與匈奴交漢書音義曰私出為

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
 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
 吏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
 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
 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徵見寇保此亭
 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一云乃下具告單于尉史乃告單
 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
 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
 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
 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朝鮮聞單于還兵多不

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進斬恢日恢自是
 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
 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
 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
 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
 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
 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
 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赦廣赦廣為
 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
 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

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

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

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

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

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

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

二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

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

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

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

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

於單于軍上降漢漢封單于為涉安侯數月而死

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

守恭及虜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

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

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

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

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

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

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

卷三伊稚斜

虜數

繕

什

元朔

弟左

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
 王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
 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
 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六尋出定
 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
 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除廣日合右將軍建得
 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
 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
 軍奔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
 漢使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殺單于益北

翕侯

絕幕

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
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

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

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
 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
 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
 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百義曰匈奴祭天
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皇
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
 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
 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
 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
 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右賢王右賢

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狩二年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

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是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有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

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又不與其大衆相得。其
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其置子復
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
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
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
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是
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
至今居，徐廣曰：在金城。往往通渠置田，官更卒五六萬人，稍
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
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

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
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
或言和親，或言逐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
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
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
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
驃騎將軍老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雅
蘇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
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
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

漢軍于五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

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

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

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

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

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韋昭曰主客

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

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即

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向

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

吉

問所

見吉

前與

而臣於

地母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

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

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

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

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

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

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

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

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翁主

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

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

肱雷為塞

漢書音義曰肱雷地名在烏孫北

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

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

楊信為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

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

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

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

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

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

漢書作儒生也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

每漢使入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

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

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結謂王烏曰吾欲入漢

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

郎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

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子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

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

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

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

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

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

地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
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盧徐廣曰烏師盧一作詹立為單于
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
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兒
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
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
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
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二師將軍廣利西擊大宛
而令因杆將軍數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
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代國人多不安左大

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
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
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
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
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
發左方兵擊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
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
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單于
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
二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

漢降

二十三日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
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身單
于立三歲而死于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
于弟右賢王响音鈞又音可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
年也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奮為出五原
塞數百里遠者十餘里築城鄣列亭至盧朐
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
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
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雲行破壞光
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西河塞據略數

千人會任文擊救

漢書音義曰漢將也

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

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
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响犁湖單于立
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
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
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
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
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
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
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

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敖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涂音邪。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

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立成，出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

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
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
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權徐廣曰激音皎而務調納其
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駟案詩云彼已之子席中國廣大
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
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
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匈奴列傳第五十

